

183

139

藍田
補訂

文章軌範評林

三

東 京 圖 書 館

和書門

詩文類

一九函

八〇架

六冊

評林



LIBRARY OF TOKIOU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五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東京 藍田 東龜年補訂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略用此法。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師說

韓文公

呂東萊云起首大意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第一

尚拙速者全為舉業凡作文之要在巧遲矣

說兩句關立傳道授業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

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第二段先說解生乎吾前平

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無此說不生乎吾

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結句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本意是故無貴無賤無

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賤無長無少道之

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

難矣第四段慨嘆後世師道古之聖人其出入也遠

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

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古之愚益愚今之聖人之

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第五段

之所為師之所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係係愛其子擇師而教

之抑抑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說輕授

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

考異諸本
讀者下無
也字非是

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此是雙關文法或師焉或

不焉此是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此一段亦是愛其

也第六段說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

傳道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

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者可謂

去考異諸
本作

承接得好

上說了至此却上意

起此却上意

轉換處好

結得上意

虛呂裏曰

應前聖人且從師此

高一等說破前人非

生而知之意

體得親切

說喻得切
生意說此
位卑一旬
佳

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應前
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
道之不復可知矣第七段說師道之不復年相若道
相似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四

鄙之考異
諸本作不
齒可怪上
有其字常
師下或有
孔子師郊
子五字

轉換起得
佳把尊敬
此立拉
說從師又
應前善師
道意
補何常師
之有論語
子張篇三
人行述而
大無曰字

之徒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
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
將往矣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襄子左昭十七年鄭子來朝
世家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左昭十七年鄭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名官何故也鄭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既而告
子張篇三人行述而大無曰字

樂師百工之人矣聖人無常師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
之徒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
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
將往矣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襄子左昭十七年鄭子來朝
世家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左昭十七年鄭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名官何故也鄭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既而告
子張篇三人行述而大無曰字

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結此段意○第八段慨歎
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
之徒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
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
將往矣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襄子左昭十七年鄭子來朝
世家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左昭十七年鄭子來朝
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名官何故也鄭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既而告
子張篇三人行述而大無曰字

必上考異
諸本有則
字無焉字
論語本無
則字
者異諸本
故上有是
字斯作是
無請字

篇

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
聞道有先後綱目術業有專攻如斯而已結有力○
孔子無常師問樂於萇弘問禮於老聃問琴于師襄
問官名于鄭子遇有事之精者即問之以師待之此
四人者皆不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
及孔子也

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
說以貽之第十段收歸李氏子從學之
意作師說之由貽即遺與也

呂東萊評此篇最是結得段段有力中間三段自有
三意說起然大煞意思相承都不失師道

茅鹿門評昌黎當時抗師道以號召後
輩故為此文以倡赤幟云

洪容齋評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
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

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
與書曰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
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然觀
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
于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學者不歸
子厚而歸退之故子原有此說耳此篇文
字如常山之蛇一救首救
尾若隱若見令人難識

顧迴瀾評 昌黎於文章材力本過絕人學又盡工夫故能變態
如此至於不測細玩此篇全用表蓋傳意做骨法

獲麟解

韓文公

補春秋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西狩於
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
賜虞人仲尼曰麟也然後取之麟仁獸也
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不踐生草
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蟲三百
六十麟為之長即四靈之一

麟之為靈昭昭也起得先立此句○言承得
麟之為靈物甚分明詠於詩上

通篇只看
祥不祥兩
字眼目處

常考異諸
本作恒

呂東萊曰
婦人小子
皆知此見
昭昭處

易原本作
不難

此下句
之樂論學
呂雅山曰
作大抵
兩句短須

○詩周南有麟之書於春秋○春秋書獲麟
○一句三字書於春秋○一句四字雜出於傳
記百家之書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
皆說麟○三句九字此是章法雖婦人
小子皆知其為祥也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高見
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常有於天下○麟為四靈之
瑞王者有道則麟出不常有於天下○麟之形與尋常山
出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非如六畜之馬牛犬豕
其形易辨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雖有麟出山
其為角者吾知其為牛○有角可辨認鬣者吾知其為
馬○馬有鬣鬣可辨認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
鹿○犬豕豺狼麋鹿六惟麟也不可知○史記老子傳孔
子曰鳥吾知其

一句長者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于龍則不可承之退之知韓文公學老子傳句法以蹈襲前言刺稿陳編變最得此法化句法更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不可知其應前意盡

為麟則其人謂之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之不祥也亦宜

為聖人出也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麟在郊藪麟乃為聖人出也

非無故而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

聖人知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又曰麟之所以為

麟者以德不以形此一段更高麟乃仁獸為四靈之

必論其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上無五帝三王下

無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

考異諸本無其字

呂東萊曰百尺竿頭進一步王維禪曰以德句正與為靈昭昭句相應德字即靈字之意惟德故靈也

謝豐山評此篇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

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

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

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

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

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聖人知

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

以為麟者以其為仁獸為靈物不可以論其

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

時則人謂之不祥亦宜人能熟讀此

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

呂東萊評字少意多文字立節所以甚佳其抑

湯東澗評麟以德為祥若不待聖人而出是其德之

出焉故魯人以為不祥然有仲尼識之是

麟為仲尼出也則麟果不為不祥也哉

錢豐震評由詳說歸不祥由不詳說歸祥由不祥又

顧迴瀾評。此篇文字。須要看得他過換及過接處。段段神遊。轉旋曲折。

雜說上

韓文公

呂東萊曰。實句。

龍嘘氣成雲。君喻聖。雲固弗靈於龍也。喻賢臣。○此謂

薄音泊。

位與賢臣。然後賢臣可以立事業。然龍乘是氣。聖君賢臣之賢。豈能及聖君之聖哉。然龍乘是氣。聖君

臣。茫茫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

汨音骨。

下土汨陵谷。此謂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變而通神。而明有許多

業。雲亦靈怪矣哉。賢臣之功業亦非常。○此

所能使為靈也。此謂賢臣因聖君能用之。而後成功業。○

為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此謂若聖君

臣之所能使。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聖君亦無

以成治功。○此謂然而聖君弗得賢臣。無以輔佐於

聖德。雖有聖人之天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其

光明也。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數。此謂為人君而無賢

目。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此謂異哉聖君之

臣所為之事業。即易曰。雲從龍。必從聖君。既曰龍雲

從之矣。謂既有聖君在上。賢臣必起而從之矣。○此

謝疊山評。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

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能成天下

之大功。龍指聖君。雲指賢臣。

唐子西評。此文咫尺。間有千仞之勢。

雜說下 韓文公 世有伯樂。知人者。○伯樂秦穆公時人。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厩星之旁。

呂東萊云。若無而又。有若絕而。又生變。奇奇端倪。莫狀。

其能之能
皆材能之
能

人見孫陽識馬。然後有千里馬。異材。此謂有賢宰
 因號之曰伯樂。然後有千里馬。相然後有英雄豪傑
 為之。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此謂
 用。而賢宰相知。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
 死於槽枥之間。高材居下位。驕不以千里稱也。其為
 異材。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清
 於清。朝沉滯於小官。不以英雄豪傑稱也。馬之千里
 者。一食或盡粟一石。材之異乎人者。當尊食馬者不
 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為異材而
 不知其能。辦大事。成大功。而不知其能。辦大事。成大功。
 而不以尊位重祿養之。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
 不飽。力不足。二句三字。○才美不外見。三句五
 法。雖異材。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祿位不足。以展
 亦難展也。

鳴之下考
異諸本有
而字
考異諸本
無良字識
作知
下邪考異
諸本作也

顧迴瀾曰
是一篇借
喻格。結語
詠嘆。含畜
使柳子作
此結。未免
露出正意。
觀梓人蒙
駝三傳。可
見矣。

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為異材。○此謂英雄豪
 位。無厚祿。無重權。其才知不可展。布其欲與常
 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辨。大事成。大功哉。策之
 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
 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謂天下無異材。嗚呼。其真無馬邪。○此
 好。○其真無才耶。其真不識馬邪。謂任使之不以其道。爵祿
 之不能盡其材。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得以行。其志為
 宰相者。推用其能之為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
 嗚呼。天下其真無耶。宰相其真不識英雄豪傑耶。
 謝疊山評。此篇主意。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
 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材斯可
 以展。
 茅鹿門評。竝變幻奇詭。不可端倪。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柳州

補薛存義令永州之零陵蓋朝覲京師而還任零陵也子厚序而送之存義蓋其字也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緊切○存義蓋朝覲京師而去還任零陵也柳子載

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澚水涯也飲食之且

告曰凡吏於土者古者凡治人者謂之吏非今之所謂吏也若汝知其職

乎一篇蓋民之役也使非以役民而已也文老凡民之

食於土者出其什一稅也傭乎吏猶言雇吏也使司平於我

也使主治平于已呂云下得的當今我受其直也雇也怠其事者天下皆

然舉世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喻取民之財下得的當向使傭

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財貨則必甚

本集諸本江下無之極有及履

於土本集諸本作子土下同

蓋民之句一篇大指此言吏子士者

什八大作此言傭于士者人者

於本集諸本作子

為吏者若

思到比將

不能一日

無事憂勤

惕厲之心

自不能已

矣

應前交若

直意此句

有關鎖

怒而黜罰之矣必痛怒而黜退貴以今天下多類此

今之居官者率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執不

同也貴賤之勢不執不同而理同執雖不同理則相同如吾民

何其奈我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告語止

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永州縣名蚤作而夜思勤力而

勞心謂勤于政事訟者平賦者均謂處事之善老弱無懷詐暴

憎謂得民心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

謝云應前關鎖吾賤且辱此言已所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

書舜典三載考績送之意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應起而重

之以辭

謝疊山評

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鎖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

唐荆川評

子厚此序文辭淳正雖不及退之至氣格雄絕亦退之所不及

顧迴瀾評

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略無滯礙論吏者乃民之役非以役民議論過人遠甚中間以備夫受道急事為譬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費以酒肉而實之以辭亦與發端數語相應學者宜玩味之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韓文公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

當時藩鎮得自辟士董生欲往於義非也故此序若信若疑以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以土風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立論士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豪傑也燕趙之士意氣投合董生勉乎哉轉○一本夫

考異諸本無游河北三字

結句蕭酒慷慨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于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決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

朱晦菴評

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于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決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

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應首出乎其性者哉董生豪傑然吾嘗聞風俗與

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又恐今日之燕趙非昔日

趙之燕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燕趙尚有豪傑董生勉乎哉吾

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吊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

諸君而觀於其市風度復有昔時屠狗者乎一句二種人合

飲酒酣歌于市此亦感慨悲歌之意為我謝曰

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朱晦菴評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于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決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為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

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

二或作五

虞邵菴評。河北自天寶以後不稟命朝廷。邵南之行將求用於諸鎮。故此篇有不满邵南之意。未諷諸鎮。凡二段。

林次崖評。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河北諸鎮之歸順及董生不必往首尾不能二百字而詞語變化意思包含無盡妙手妙手。

第鹿門評。文僅百餘字而感慨古今若與燕趙豪雋之士相為叱咤嗚咽其間一涕一嘆其味不窮。昌黎序文當屬第一。

唐子西評。屠狗乃不逞之徒。遇真主而興。若漢樊噲之流是也。當時河北阻聲教不逞之徒皆歸之。語以明天子在。上而勸之。仕是言。南不必往。亦于以諷諸鎮之不臣也。其旨濶矣。

送王秀才序

韓文公

補或作進士王含。

此舉其先世遺文作議論。

誦考異諸本作讀

顏回事見論語雅也。篇曾參事見莊子讓王篇。

第鹿門云。推上本旨。一層占地位。文益洵。補此破醉鄉。

吾少時讀醉鄉記。篇柱。○王績字無功。隋末大儒通。頌含其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子孫也。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誦阮籍陶潛詩。二公皆嗜酒好醉。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鄉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見非。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從醉得陶阮二人。若顏氏子操瓢與箠。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悲。○合王阮陶。建中初。天子德嗣。三人故添一徒字。

茅坤云昔人以不用入醉鄉今與之飲酒有無限意

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張者張大。誇耀之意。况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脫醉鄉字

謝疊山評。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成一篇議論。下字影狀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為法。

顧迴瀾評。美其先世忠謹。悲其不遇聖人。玉其末不脫醉鄉。尤見情詞之諷詠。

林次崖評。味此序之意。必王含無一。可稱述姑就其祖醉鄉記上生出。一篇議論。乃是無中生有。文字超偉。奇絕可變。

答李秀才書

韓昌黎

翻考異。李下或有師錫字。或注圖南字。○圖秀才名師錫。圖南蓋其字也。

謝疊山云。文有情思。有滋味。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突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法。元賓客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法。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妙。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法。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甚。

考異諸本沒作歿。恍蔣本獨作恍似非。是。

雕琢考異
諸本作琢

書考異諸
本作辭

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叔子之言以愈所為不
 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
 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
 好占地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書而得其所用心將
 復有疲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第鹿門評因與李秀才無舊獨於元賓詩中得其
 人故遂始終託元賓以寫兩與之情
 揚誠齋評退之答李師錫書曰思元賓而不見見元
 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
 贈勅塵尾勅縣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
 公不得見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
 呂雅山評此篇與送王舍秀才序同調一則由醉鄉
 記立說一則由李元賓立說皆是借景生
 情文字有
 許多轉折

聞考異及
雋作門

送刺史粘
著觀祭使
之事乃是
借此而說
彼耳

本欲規之
故先舉之
凡陳納于
上者皆當
如此

顧迴瀾評此一篇文字是借客形

送許鄆州序

韓文公

補許鄆州名志雍字仲輿安陸許氏時
于頓節制山南東道許於山南為屬邑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
 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
 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
 位雖阻相求而喜不相遇書辭至此于公不以其言為不
 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蓋不
 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
 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欲譏刺其惡
必先誇誦其

常考異諸
本作恒

此下規諷
于公

某坤云。作
文須有此
一等地。亦
方是作家

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
易牛事。是心足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愈雖不
敢私其大恩。故紆曲如此。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
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
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
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本篇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
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
乎州。異之失。雖是以刺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
有權度。一私於其民。一急於其賦。可見為刺史
賢為觀察。繇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
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
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同

一篇命脉
在此

略轉便是
贈許君文
字

扯地同

某坤云。規
字扯于公

得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獨
厚見。刺史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
以獨急。斂獨急見。觀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
有也。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使于頓斂賦甚急。刺史不
能堪。乃借刺史於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待較
量。而知若獨說觀察則于公其前之言者。總得于公
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其前之言者。總得于公
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
猶州之於府也。又進步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
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勸許
公寬其繇。其議論始於公。辭意始圓備。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
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謝疊山評

在內。補唐荆川云此文作二段後總較。
謝疊山評于頔乃一貪酷吏其為觀察也賦歛苛急見唐書本傳韓公送許郾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于頔為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于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為韓文公作此序以諷諫于頔文有權衡有針線

林次崖評

送刺史序而說觀察使不止就事論事文有法度意寓箴規非苟作者
林次崖評送許君而乃贈于顧迴瀾評送許君而乃贈于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補崔復州名祥字敦詩公同年進士也。○補郾州復州在唐皆隸山南東道。

有地數百里起澹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

唐制每州刺史以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欲論刺史之難先說司馬一人之難先說刺史之榮

線華本作較

茅云兩段只是一段此文字妙處

考異諸本同辨作辨下

有恒考異諸本作有常

謝疊山曰此一段非知田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

此段字字妙收盡前意意味淵然

史亦榮矣刺史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添之庭二字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刺史之難小民有所不宣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水旱癘疫之末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此句是一篇命脉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得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只用二句收前兩段意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

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結最於是乎言

謝豐山評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邛州序同意此序尤合蓄只民就窮而欲愈急小民苦之使

又評觀察使賦欲苛急則為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榮觀察使賦欲寬緩則為刺史者

林次崖評詞簡意盡而語尤工

錢豐震評用意布勢構句俱屬巧匠真是怪

讀李翱文 歐陽公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也又讀

與韓侍郎薦賢書以為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已者故

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

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

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

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

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

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貞元十一年五月

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嘆

見行有籠白鳥白鷗鷗而西者號于道曰其土之守

其官使使者進于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推是心

敢正且焉愈因為賦以自悼其不遇於時也推是心

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罵

雖註俱作

本集識作 誠當復作 當讀本集 八大可也

文忠公嘗 自學者

作可焉以 為作以謂 本集翻作 韓非是本 集八大事 作俠

本集八大 作然後置 書而歎歎 已復讀不 自休于作 於本集况 迺作凡昔 原道嗚呼 其亦幸而 出於三代 之後而不 見點於禹 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

人多讀書 多持論多 著述視此 文實自道 也

說盡今時 人之態豈

其亦不幸 而不出於 三代之前 不見正於 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 也歐公本 于此少覺 痕跡 推是本集 作此其 唐高祖神 堯皇帝姓 李氏諱淵 疏本集作 賤也夫下 集有景祐 三年十月 十七日歐

但翻之時 哉古今人 皆然 神堯二句 此語古今 以為名言

此說今之 人痛快痛 快

收拾在此 結句

器而雜處兮。咸嘆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賦之詞。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翻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翻幸不生今時。一轉纔是。見吟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翻憂者。又皆疏遠與翻無異。必指豈公。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自謂耶。其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朱晦菴評。歐文敦腴溫潤。惟讀李翱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悲歌慷慨。有嫉世之思。

李性學評。歐陽子學退之諸文。皆以退之為祖。加以姿態。惟讀李翱文。所謂青出于藍者也。

茅鹿門評。歐公此篇。其結胎全在感當時事。上歸重于憤世。必有所指。豈公自謂耶。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補宋王荆公。名安石。字介甫。臨川人。自禮部侍郎起。為吏部尚書。封舒國公。後改封荆公。哲宗立。加司空。卒。贈太師諡曰文。所著有書義詩義及文集等。○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使人入求解於王之幸姬。姬欲得孟嘗君。狐白裘時已獻於秦王。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以獻姬。姬言於王。釋之。孟嘗君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者。能為雞鳴。於是群雞皆鳴。遂出關。

陽脩書十 三字 荀子勸學 篇君子曰 學不可以 已青出之 藍而青於 藍○年以 謂歐公此 文非其佳 者李性學 青藍語無 所當矣

確論確論

豹一作狼

茅鹿門云
好吞吐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舉世皆稱孟嘗君士以故歸田文能得賢士

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士以孟嘗君能待

賴其力以脫于虎豹之強秦而歸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

孟嘗君但為雞鳴狗盜之雄者耳豈足以言得士豈足以稱誦不然

擅齊之強獨專齊得一士焉苟能得一賢士宜可以南面而

制秦宜可以坐南面朝諸侯而制強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尚

取賴于雞鳴狗盜之客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雞鳴狗盜之

此士之所以不至也妙○此賢士之所以不至而莫能制秦也

謝疊山評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

鳴狗盜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

云當羸氏之失鹿得二士而可玉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天子于劍鏃豈所寶之

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益自此篇變化來

邵二泉評以一時排難權變言之西伯之賢亦以寶貨美女脫羸里之囚君子不以難苟免

非多然則雞鳴狗盜之客謂之士固不可謂之無功于孟嘗君亦不可不然孟嘗君且客死秦關如懷王之不返矣予嘗謂金

虜之邀二帝也當其時使雞鳴狗盜之力而用之以必能脫翠華而宵遁何至此轉哉嗚呼以宋養士之盛坐視君難無奇策

焉則予于雞鳴狗盜之雄也何尤

朱晦菴評荆公文却似曾南豐但此南豐文亦巧而健

李性學評文章有短而轉摺多氣岸長者王介甫讀孟嘗君傳是也

徽宗欽宗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五畢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六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東京 藍田 東龜年補訂

小心文

此集材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補蜀諸葛武侯。名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及先主稱尊號為丞相。平諡忠武。

襄廿四年左傳穆叔曰豹開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文選無前字。

蜀忠曰。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蜀志無臣
亮言三字

先帝蜀先
主也創建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居帝位三年今天下三分益州蜀郡今成都府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

文選無殊
字蜀志有

也內外異
法最是害
治非識治
體者不能
為此語

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為優
文選無弘
字蜀志有

李周翰曰
宮中禁中
也府中大
將軍幕府

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宮中宦官女子所居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

治蜀志作
理

也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李善曰楚

無也字
文選寵下
有以字

此下引薦
才賢布列
燕位

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襄陽人劉良曰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

今蜀志有
愚字

裨音鼎

善本有愚字蜀志無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

志無事無
大小四字
蜀志所下
無也字

萬古不磨
之見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李補周翰曰桓靈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

蜀志益下
無也字

之費禕時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此皆良實志慮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

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

文選及蜀
志無事無
大小四字
蜀志所下
無也字

萬古不磨
之見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李補周翰曰桓靈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

蜀志益下
無也字

萬古不磨
之見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李補周翰曰桓靈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

蜀志臣下無也字

補蜀志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此段歷叙已出處本末

節之臣也。此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陽都屬鄧州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只是此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州廬之中此事古今詔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自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補按蜀章武二年先主恥關羽之敗沒於後事謂孔明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於蜀志作于

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又為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遂殂于永安宮受命以來夙夜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東南入海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善本作三軍北定中原曹丕庶竭

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雍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

蜀志文選

補句求俱切呼度冷

慮作數付託作託分

蜀志師將作將率蜀志文選甲兵作共甲

文選於作

不毛不生

蜀志臣下

謂南中諸地

無之字

此是自料得處觀司

規

馬懿靈受

蜀志無若

中烟之辱

言則七字

不敢出戰

責文選作

其言驗矣

戮無攸之禕三字又

其言驗矣

無之咎二
字彰作章
蜀志答作
慢慢作慢
蜀志泣作
零云作言

宋僧覺範
惠洪著冷
齋夜話
實無斧鑿
痕

激令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蘇東坡評。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

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

樓迂齋評。一篇首尾血脉聯屬條貫統

安子順評。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

紀森然不亂宜與後表兼看

僧冷齋評。李格非善論文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李

必不孝讀韓文公祭十二郎

文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友

茅鹿門評。國讎必報國恥必雪故古人用兵有為市

民伐罪出者湯武是也有為復讎刷恥出

者光武是也孔明之用蜀亦難矣今年出

祁山明年出五丈原蓋其勢有不容已者

讀出師前表賢邪臧否見孔明識諸道之

大規模讀出師後表偏安兩立見孔明識

立國之大本比之宴安江

左者豈知孔明心事者哉

送淨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補文苑錄佛敎三曰淨屠教梵語佛陀或

云淨屠或云母獸或云沒陀皆五天梵語

楚夏并譯為覺合稱

佛也。○補文暢吳人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按其行則非可

以與之游乎。○補留自家後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是

問其名則非按其行則是可以與之游乎揚雲稱

在門牆則麾之名者在夷狄則進之揚子法言脩身

考異諸本
作問之名
則非按其
行而是
麾考異諸

起句得旨
此兩句承
接有力

本作揮

拿擊擊同
言一作好

禮樂考異
諸本作事
為

補宋咸註篇或問人倚孔子之牆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
靡去也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靡之惜乎衣

呂東萊曰未成而轉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文章取文
辯難攻擊為裳也

人須拿擊
一件大把
柄蓋子語
深慮王以
仁義齊宜
王以王政
皆是此意

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

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

何能致多如是邪接無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

排倒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起身轉

平夷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

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

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挽入而未能入法故樂聞其

承接層層
却無痕跡

考異諸本
聖上無有
字

便見佛氏
無功不如
吾聖人

自此至周
公孔子數
句安頓好
貶浮屠只
一句自是

葉坤云知
道之言非
文人語也
虞集云只
此數語天
地萬物之
理都括盡

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

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

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

而瀆告之也此一最民之初生本固若禽獸夷狄然

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

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

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

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

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收轉孰為而孰傳之邪

渾深。

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即是原道中議論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為奇特也夫鳥悅

而啄仰而四顧又翻深明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

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彊之食句調今吾與文

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打動寧可

不知其所自邪此一段尤切近人情見得天地間不

類滅久矣與禽獸何異夫不知者接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

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三句說知而不

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句是

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見得文

與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善文章非取其道

虞邵菴評此篇極說浮屠特是語意合蓄不露讀之不覺耳

呂東萊評此首體格好語意新就他身

唐荆川評開闔圓轉真如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

李性學評送文暢師序退之闢佛老子厚

林次崖評此篇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其法得于孟子

無入說到此者

茅鹿門評高在命意故迥出諸家而闔

顧迴瀾評昌黎此序在浮屠尊周孔正是韓文

柳子厚墓誌銘 韓昌黎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

鎮以事觸
寶參貶
州司馬

其父忤權
貴其子乃
附叔文有
愧厥考多
矣

此以文論
非以行也

只許子厚
文章

此為大誦
之地

伯祖頤為唐宰相祖考以顯也與褚遂良韓瑗俱得
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
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好句權貴
人死乃復拜待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
能取進士第斬然尖銳見頭角與而眾謂柳氏有子
矣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
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踵勅角切厲風發率常屈
其座人名聲大振與而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
爭欲令出我門下善出脫子厚却交口薦譽之貞

八大及雋
州上有永

而自八大
作一自

與為也

王叔人韋
執誼用事
拜尚書禮
部員外郎
且將大用
遇叔文等
敗例出為
刺史
補劉賓客
曰自來韓
退之諱子
厚其且以
書來弔曰
哀哉若人
之不淑吾
嘗評其文
雄深雅健
似司馬子
長崔蔡不
足多也

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
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不露王叔例出為刺史未至
正而又例敗州司馬元年八月憲宗即位王叔文
渝州司戶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
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居
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
洪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
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暗伏代劉禹錫既至嘆曰是
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
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為奴婢子厚
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

皆八大作

榮坤云柳州之政可書者詳見維池願碑其他皆不書獨書贖子一節撮其有德於民之大者

謂大言也

此段極繁又和也今

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茅云始洗發出來中山劉夢得為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

貌同相相喜

當時子厚交一中有此事故昌黎特感慨而詳及之

御史臺禮部省

如子厚之才竟以少不更事終是廢棄可惜也故退之于此特改悲憤之詞看他四五轉處真可動心

肝相示寫盡末世交態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也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總案前時少年勇於為人轉○詳子厚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子厚黨附王任王叔文得罪貶永州司馬既轉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且憤故卒死於窮裔子厚終于柳州刺史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不自貴重亦自不存斥時有人力

能舉之轉四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亦不久窮不極五

○此是死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

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謝云此五節議論有斷制

而光彩燦爛一節高一節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

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

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

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

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

節槩立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

俱兩人從

之一作其

補徂來先
生云格言
至理非逃
之不能言
之

呂東萊云
附書此兩
人以子厚
死南夷中

歸葬之費
俱兩人從

考異諸本
慎作順

按安叶於
肩切音煙
人叶如延
功音然

補徂來先
生云此銘
不用韻

補春臺先
生云子車
子之猥至

猥子華子
神氣肅文

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
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

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李性學評退之志柳子厚其文似子厚志樊宗師其

巧子車子之猥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豕

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非

類于己也齟而殺之决裂其腸聚盡而後

止其同于己者字之唯謹而恐其傷也子

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于異

同而意出于愛憎雖其所生殺之而弗悔

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

附耳咕咕相為然然而自保其固曾膠漆

之不如此也及利勢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

疵一作庇

濺一作舊

善移也何以異子車子之猥韓退之柳子厚墓誌意出于此

錢豐震評子厚事在入耳目不可蓋掩故其疵處說得正而隱美處說得婉而切末後一段極致憐才之感令讀者且為三嘆而痛心矣暇問子厚持身之非耶蓋公與子厚濺交也故其夫最加意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補唐元次山名結魏常山王遵十五世孫著元子十篇次山其字逃亂入荷玕洞始稱荷玕子後稱浪去及有官人呼為漫郎又更曰聲與官至左金吾衛將軍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

太子即位於靈武肅宗不受命于父與篡位同明年皇帝

是不知時勢之說可謂迂儒又曰中興移軍鳳翔太子立則無皇帝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

於一作于

大德雪父之耻非盛德大業而何

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王有成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帝王有德有功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功

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補方希古曰天寶中安祿山反明皇幸蜀避賊次馬嵬父老請留擁太子不得行上宜旨傳位太子裴冕請遵唐舊之命廢五上太子乃即位于靈

來一作資

武尊帝為上皇天帝觀堂志林元結之文如山人道士高古可仰但非經世之文至中興頌文含譏刺婉而不露可

將驛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火驚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自唐緊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我蕩攘群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撤地關天開劍除妖災瑞慶大來兇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隨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云云不在斯文湘

范祖禹云
太子討賊

遂自稱帝
此乃太子

不載第八
叛父何以

卷密方國
討祿山也

補字典密
音昏密方

國名見元
子

王肅為紂
之諸父段

度社預為
紂之庶兄

於本集八
大作干

殷勤本集
作殷勤

為法

洪容齋評

元次山有元子十卷李紱作序凡百五篇

大抵澶漫矯尤而第八卷中所載密方國

二十國最為誦詠次山中興頌與

日月爭光若此書不作可也惜哉

茅鹿門評

元次山此序語短意長善敘事理辨而不

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故不虛美不隱

惡

箕子碑

柳柳州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難乃且切○補易二

曰法授聖書洪範三曰化及民補箕子殷有仁人

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

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

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謂此無益吾祀故

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謂微與亡吾國故不忍與

預具是三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

晦是謀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

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

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

補後漢書東夷傳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

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

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率是大道藪于厥躬

四十餘世至朝鮮侯進自稱王

謨音模

鮮音仙東

夷地

離下坤上

明夷

字

本集無之

字易有之

於

于八大作

蔡祖紅切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虞當其

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于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

未稔。而自斃。武庚念國。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

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

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紂故都。在今衛州。歲時致祀。嘉

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謀。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

人。憲音顯。憲盛貌。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

躬。不陋為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

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詘音屈。來為世

念國本集

八大作念

亂

本集無者

也然則四

字

武庚未必能為此故曰或然其子未必有此意故設疑辭

行本集八
大作冲

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補易明夷。外文明而外柔。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大明宣昭。崇祀式乎。古闕頌辭。繼在

後儒。

洪容齋評。子厚嘗自言每為文章。本之詩書春秋易。參之穀梁孟荀莊老國語離騷太史公此。篇神骨有關世教真得經史之奧。學者宜熟思之。

謝疊山評。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具。惟杜牧詩一首似之。題項羽烏江廟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茅鹿門評。子厚文字。多模前人。體裁唯當其時。一段自出新意。此古人心思未及者也。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補宋范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歷官至參知政事。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

相尚以道

嚴子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性嚴。光武拜諫議不受。耕釣于富春山。今有釣臺。祠堂在嚴

補徐師曾

列相

云臣妾億兆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起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

此句法類

六龍得聖人之時。此時本非正。臣妾億兆。好句天下

言先生以

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本傳帝引光

巽下良上

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歸江湖

震下坎上

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

屯

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

贊先生之

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

出乎二句

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

大得民也
上文無也
字此但加
也字為四
字句耳

互言之以
終相尚之
意
歸功于先
生其當祀
之意
决决流水
貌

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

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

有功于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言作

乃復為其後者四家。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以奉祠事。又從

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希

文作此記。李泰伯在坐。問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

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

公欣然改之。蓋泰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

朱晦菴評。胡文定父子。最不輕下。祠堂記

茅鹿門評。范文正公此記。清明峻潔

顧廻瀾評。記以簡重嚴整為主。而忌堆疊窒塞。以清

胡安國之
三子寅寧

宏

贈先儒謂宋朝人物以神
淹為第一余于文亦然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

辛稼軒

補宋辛稼軒名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累
官至樞密都承旨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
為先故以稼名軒與朱子善朱子書克已復
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幼安工長短句悲
壯激烈有稼軒集○補紹興
高宗年號辛巳三十一年

春秋筆力

補隆興等
宗年號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雖之大耻使此詔
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
猶俱存也悲矣

謝豐山評字少意多文簡理諒有
關世教非徒以其文也

茅鹿門評語約而意盡不為刻刺斬
絕之語而其鋒不可犯

顧迥瀾評悲夫二字固是世變可
嘆亦是感慨處精神

袁州學記

李泰伯

補宋李泰伯名安期字泰伯淹貫經
史援筆成文以詩名蓋與岳飛同時

皇帝仁宗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士學惟時守令有哲

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法句有假宮僭師苟具文

書句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居不行居止

三十有三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范陽涿州祖
君知制袁州

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字法大懼人材放失儒教闕

疎亡以稱上意旨通判潁川陳君侁聞而是之法議

以克令相舊夫子廟愜隘不足改為乃營營口之東厥

官一作宮

補時本也

殫音盡亡
音無屈入

補祖無擇
字擇之

侁音莘

愜音狹

默音有。

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黜亞丹漆。舉

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廡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

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

論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謝云。作學。謂

周自是。父事。今只以。一秦以山西。慶六國。慶。盡殺死。入也。漢書

謂韓魏齊楚燕趙。欲帝萬世。劉氏一呼。漢姓。而關門

不守。壯語。武夫律將。賣降。忍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

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此學之廢。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

皆孽孽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豈蒙危言者。折首

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去。

或云。汗江。李觀字泰。伯宋仁宗時人。非李安期。

補舍音釋。補盱江水。名音吁。重似九鼎。與平聲。

世祖乃光武。

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修。一

代遭聖神。爾袁得賢君。法。俾爾由序。踐古人之跡。

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譚作覃。一有不幸。尤當

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謝云。此等文章。關涉。世教。萬世不磨。滅也。使

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

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為國者之

憂。東語收拾得好。○袁州學記。李泰伯文。河東柳其書。京兆章友直。篆時稱三絕。

樓迂齋評。議論關涉。世

謝疊山評。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善。誦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燄。

超然不群。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永心有云。

補賢君。祖無擇。譚即談。

忠孝之心。勃然而生。真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無者。

為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朱晦菴評

蘇若泉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泰伯之文得之。經中雖淺然

一本作者蘇父子史中作史記

皆自大處起議論。

茅鹿門評

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袁州州學記亦已自有此巧處了。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洛陽名園記在津逮秘書及百川學海

補宋李文叔。名格非。濟南人。補大學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蘇子瞻。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為知言。遷禮部員外郎。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焉。則不能工。且晉人能文者多矣。至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如其肺肝。出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自號易安居士。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匪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

魏之走集。

補左昭廿三年傳。險其走。益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

補龜眉庚切音崩。地名在秦。

異本盛衰下有者字

五季後梁後唐晉漢

有此文章。方可傳。不然虛詞。何語。雖工。何可傳哉。

異本放乎下有以字

三才圖會

卷之六

六

為之之之
無已一作矣

補治多書
益稷

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忽不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
路是已

謝豐山評名園時遊觀之末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
謂園囿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

盛衰乃天下治亂之候是至小之物
關係至大有學有識方能為此文

胡秋宇評天下治亂關於盛衰興廢理數自然此記
因盛而逆料其衰因興而追憶其廢俯仰

之間寄一感慨而文
字變化亦極其趣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慶曆仁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岳州巴陵

字子京謫岳州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

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

氣象萬千
四字包許

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

多景致若
在他人必

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

費許多詞
說

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

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此句

文張若夫靈雨霏霏此下一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

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船

帆柱也同楫短檣也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

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立

柱此一段至若春和景明此下一波瀾不驚上下

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

有光燄有
氣際

懷細含憂
意

下文許多
意思皆自
此而生

原本作非是

以謂

體益

用對

時景

此記說古

仁人之

古仁人之

心何無人

情也文正

公之心曲

實可畏矣

文正公此

記用對語

說時景世

以為奇

尹師曾讀

之曰傳奇

體爾

傳奇唐裴

傾所著小

說也

茅坤云凡

人做文字

須是筆頭

上挽得數

百鈞起此

公元來筆

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

壁。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和

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此亦一柱樓

而人情所感。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

為何哉。綴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情之感。不過上

在已。則在物。故一致。憂樂不。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

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

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按言行錄。希文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今於此發之。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微非也。無也。結句有力。勢重萬

守岳州。重修樓時。以子京作樓。范文

正記。蘇子美書。邵跡記。篆須號四絕。

樓迂齋評。首尾布置。與中間狀物之妙。不可及矣。然

襟度。量直與岳陽洞庭。同其廣大。

茅鹿門評。做天文字。須放胸襟。如太虛始得。太虛何

仲木之榮。瘁禽獸昆蟲之飛躍。游乎重濁

渣滓之中。而莫覺其所以然之故。文正公

放得此心。廓然與太虛相似。故一旦把筆

為文。或出或處。一憂一樂。如妍媸在鑑。如

低昂在衡。決不至顛倒錯亂。

雖進而至于聖經之文。可也。

顧迴瀾評。文以玲瓏節奏。為美。岳陽樓記。譬如綠竹

繁奏。中有希聲窈眇。聽者悅聞。如川流迅

激。自有迴瀾。透

造觀者不厭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六畢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七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東京 藍田 東龜年補訂

小心文

韓文公蘇東坡一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
可與莊子並驅爭先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是年公試宏詞科不售又三上宰相書不報
去京師過潼關有感三鳥作賦既歸河陽又
如東都作此文
時公年二十八

貞元德宗
年號

言已所以
祭田橫之
意

此盡今世
所稀之意

失鹿考異
諸本作敗
亂

韓公感慨
之意益明
矣

五百人皆
從橫死不
可謂非賢
乃天命耳

以上弔古
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
 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為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
 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
 為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
 乎夫子之所為。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
 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
 脫。夫子於劍鉞。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此哀
 死無成。來歸之天命。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此引孔
 沛正以美橫。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
 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魂髮鬚而來享。

林次崖評。敬慕之情。悲傷之意。藹然可掬。文僅百餘
 字。而旨味無窮。字字金玉。可珍可愛。真命
 世之作也。

茅鹿門評。田橫一人死。而五百人皆從之。蓋必有所
 以得士心者。韓公負命世之才。嘗欲為知
 已者用。而世無其人。有慕于橫之義。所以
 歎歎。嘆息。若有所獨感焉者。而作文以祭
 也。觀其辭。可想見其心。不特橫
 一木強人耳。公何慕之深哉。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補梅堯臣字
聖俞宣城人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鷓鴣。補詩幽風鷓鴣序。鷓鴣
 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讀。書至君奭。補周書君奭
 道。至名之曰鷓鴣焉。召公為保。周公
 為師。相成王。為左方。公不說。周公作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

此書散訛起不用月

本集及八
大作問答
又作吾至
作於

萬古確言
可謂得周
孔之心疾
夫子下本
集八大
之字
寓華本作
寫

本集及八
大作斗外

本集八大
聚作至八
大千作於
本集實作
寔本集八
大賦作誠

此意最高
自處亦高
以孔周之
徒此已與

歐梅千古
特見

空中發此
高論當與
放鶴亭記
寓作一處
看

弟坤云稱

須有尺寸

古人作書
不虛美曲
譽如此

有憤思

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
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
耶又何為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
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
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補陳蔡之厄見家語在厄
篇補詩小雅何草不黃篇
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
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
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
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
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

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
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
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
為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
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
群聚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
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
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
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鄉之十
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

此言已之樂處與上其徒足以相樂相照應。
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負賤自任亦有大賢

馬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

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

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

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

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

與聞焉嘉祐間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作參評官取

嘉祐仁宗年號榜後士論洵洵此書疑有所為而士

呂雅山評此書及上韓大尉書即歐陽公所稱老夫

部實梅聖俞所取此書中禮部試後謝梅

公者識見高邁筆意清婉真天下之至文

李文登評東坡嘗言凡文章少小時須令氣象崢嶸

米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不是平淡

乃絢爛之極也觀東坡試諸論及當年

上諸公書是何等氣象何等米色初學讀

之而下筆自然滂沛無窒塞拘滯之病

茅鹿門評文瀟灑而又

三槐堂銘 蘇東坡

勝人史記 作破人 詩小雅民 今方殆視 天夢夢既 克有定靡

此正可疑 補葉坤云 中多名言 以此判斷 始得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

者必有後一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

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

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息惡者以肆盜跖之壽

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

人弗勝

本集八大
于作於則
作而所聞
下有所傳
聞三字非
是其上有
而字亦非

本集無聞
字本集八
大于作於

暗說一段
文勢甚委
曲

與上守文
太平之主

也困於蓬蒿危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久
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
有世德之臣暗指晉國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文指
正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
國王公王祐顯於漢周之際補五代歷事太祖太宗文
武忠孝原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
其報不食蓋聞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
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且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
符之間守文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

共天下之
福相應

本集修作
脩

不相上本
集有真字
唐書有李
栖筠吉甫
及德裕傳
恕本集八
大作文
為本集八

此段意思
說得有餘
不盡三槐
之兆不止
于文正公
而又以屬
于后入見
王氏之得
天未已也

補文息也

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文脉宛轉明日而取之有
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
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素以直諫事仁宗
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
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此李
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
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
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
鞏與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為之銘曰

大作錄

起便迥別

言種槐即是種德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玉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若以為功名之符則陋矣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上祐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至魏州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有百口願以臣之家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事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不及見而薨初祐赴魏時親賓送于都門外謂祐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祐不做兒子二郎必做二郎者文正公且也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矣已而果然

謝疊山評文字下手處最嫌直突此篇先以疑辭說起後以正意決之方見文勢曲折之妙又曰後學

表忠觀碑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補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

熙寧神宗年號

古人嘗稱作文敘事難于議論此敘事得體

綴本集八大作廢

于本集八
大作於

迎八大作
逆

于本集八
大作於

李景據福
州仁佐破
之兼取其
土地也
言其有功
于民

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拜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于
批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拜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
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
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
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
終始梁唐晉漢周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
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
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
海治鑄于山取地產之寶
焚煮于海取為鹽之利象犀珠玉之富甲于天下
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

舞本集八
大作鼓

立兩柱
此段說錢
氏有功于
國

視八大作
修下本集
八大有理
字本集修
作脩祖作
子本集八
大于作於

傳舍乃驛
遞
引漢故事
用事親切
只輕說兩

不識兵革功德至此四時嬉游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
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
平西蜀補後蜀孟祖江南補南唐李煜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
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劉崇改名昝有河東之地百戰守
死以抗王師第云又以此他國此並形容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
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
請吏于朝補請吏于朝者以國歸天視去其國如去
傳舍如過傳舍之易也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
以河西歸漢証本色光武詔右扶風修其父祖墳塋祠
以太牢令錢氏功德殆過于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

八大傷嗟 三句便休
作嗟傷 本集八大
及異本寺 作祠音作
因下同 吳本集作
其 脩本集作
脩 植本集八
西漢之語
大 隨本集作
不說朝廷
如何區處
只收拾以
制日可三
字
名下本集
八大 有日
字

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尉答民心之義也
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音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
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
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
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
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
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
聞制曰可神宗降詔其妙音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在古 苕水出焉苕水自天目山而出 龍飛鳳舞龍飛鳳舞
于臨安郭璞地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
到錢塘言山勢如龍之飛若鳳之舞萃于

類一作倫 文忠他銘
不及此篇
本集八大 日作月非
是海疑淮
變本集作
變 僅本集八
大 大 五本集作
王 爵邑一作
好爵與億
叶韻似是
八大焉作

杭州也臨 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
雲仰天誓江錢王仰天 日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
為東殺宏誅昌教劉漢宏 奄有吳越金券玉冊以
其虎符龍節以推 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
東江 控引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
帶毬馬以玉帶跨馬 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筐相
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補錢鏐 我維
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
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臨本集八
大斯作新
非忠非孝
二句似易
地

悚音聳

歸焉斯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潘子真評。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荆公置座。問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容問曰。相公亦慕斯

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嘆譽不已。公咲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

褒益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

人洎論蜀交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論。語未見其叙事典贍。若此也。直

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

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樓汗齋評。發明吳越之功。與德全是。以他國形容。此並出來。方見朝廷坐收土地。不勞兵革。知

他是全了。多少生靈。來墳墓。上尤切。意在言外。文極典雅。

補清獻趙抃論

李性學評。子瞻表忠觀碑。終篇述趙清獻公奏。不增損一字。是學漢書。王介甫以為諸侯王年

表則非也。

茅鹿門評。通篇以疏為序。事之絕。是史遷風旨。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補孟東野名郊。東野字。湖州人。年五十始為溧陽尉。日賦詩。曹務多廢。卒。益負曜先生。

此句是一篇大意。似論冒頭。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

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金石草木。各只以

句。此是不整齊中。人之於言也亦然。此以金石草木。有

整齊錯綜妙處。不得已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平

考異諸本已下有者

字

凡出字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此一節論人聲之鳴有類
 物樂也者聲○又假樂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泄發
 于中而後發泄于外善下語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生出善字與假字金
 石絲竹匏土草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
 也亦然此又以天時引之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
 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無入推原及此其於人也亦
 然自此至入題人聲之精者為言詩變八文辭之於言
 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
 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

朱文公曰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此又言人聲之精者為言而文辭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於字下假

查考異諸本作敘

之之之無

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

考異諸本無於楚二字

鳴一變○不攪此又自假於韶以鳴將無作有夏之時二
 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四變周公鳴周五變凡載於詩
 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
 聲大而遠今言自鳴其不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天
 使夫子為金口木舌之幸一句意其弗信矣乎抑不可以其未
 也世降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七變○莊周楚
 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其國雖大而亡亦有因
 為歌亦自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名孟軻孟軻補字子
 思荀卿八變○補名况以道鳴者也謝云以荀卿與
 孫辰何人亦未見其有道又與孟子並立補揚揚朱補揚
 豈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駁處

補祖來先生曰引臧孫辰甚當昧者不知謝注非

慎考異諸駢音編
本性存

此皆戰國
時人

子居。後於墨子。其說在後。已不復一毫。
利天下。與墨子相反。或曰。老子弟子。
為節用。或曰。立孔子時。或曰。管子。字仲。相桓公。霸諸
日。在其後。所著有墨子。
晏嬰。字平仲。相齊。景公。子。為道家之宗。申不害
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昭侯。著書名。申子。**韓非**。韓昭侯。刑名法術之學。著書
名。韓子。慎到。韓大夫。善刑名。著書名。慎子。齊人。好談論。口。鄒衍。燕
論諸國。推終。尸佼。魯人。衛商。師。之。說。死。逃。孫武。齊
始五德之說。尸佼。魯人。衛商。師。之。說。死。逃。孫武。齊
著兵法。張儀。魏人。散六國。從。蘇秦之屬。九變。蘇秦
以橫。秦。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無。為。或
刑名。慘。刻。或尚。兵。書。以。啓。殺。伐。之。計。或尚。縱。橫。以。行
辨。說。之。謀。皆。皆。以。其。術。鳴。各。用。其。術。以。秦。之。興。李
非。吾。道。之。正。皆。以。其。術。鳴。各。用。其。術。以。秦。之。興。李
斯。鳴。之。專。言。威。令。○補。秦。山。瑯。漢。之。時。十一。司。馬。遷

考異諸本
善下無鳴
字
淳原本作
淳春臺南
郭二先生
皆以淳為
非

林次崖曰
此段如江
河之有巨
隄得此一
隄否則傾
瀉無收拾
矣。又以不
善下無鳴
字。淳原本
作。淳春臺
南。郭二先
生。皆以淳
為非。

將此六人
引起

著史相如。有子虛。上林。大人。揚雄。有太玄。法言之書。
最其善鳴者也。亦漢人之。其下。魏晉氏。○魏國
國。鳴者不及於古。此。其。鳴。者。非。古。人。然。亦。未。嘗。絕。也。然
未始絕。無。就其善鳴者。而。指。其。鳴。其。聲。清。以。浮。有。二
其。人。也。就其善鳴者。而。指。其。鳴。其。聲。清。以。浮。有。二
聲。清。以。浮。有。二。等。鳴。聲。之。其。辭。淫。以。哀。有
而。輕。淫。其。節。數。以。急。節。促。數。而。疾。急。其。辭。淫。以。哀。有
辭。淫。以。哀。有。其。志。弛。以。肆。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
而。無。章。故。其。為。言。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而。不。顧。恤
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言。何。為。不。善。于。鳴。○此
褒。貶。唐。之。有。天。下。且。叙。唐。之。本。朝。陳。子。昂。字。白。玉。梓
相。錯。唐。之。有。天。下。且。叙。唐。之。本。朝。陳。子。昂。字。白。玉。梓
則。天。時。為。蘇。源。明。補。蘇。源。明。京。兆。武。江。人。初。名。元。結
靈。臺。正。字。蘇。源。明。京。兆。武。江。人。初。名。元。結

補字次山濱州人餘詳于李白補字太白蜀人母蕩

大唐中興頌序題下註長庚星而生白因多

之集二杜甫補字子美襄陽李觀字元賓為太

十卷其所能鳴或賦或詩或代王言各隨其所長以鳴者

其所能鳴見前數子是先達之人謝云此一句包

括其存而在下者自此以下始入孟郊東野始以其

詩鳴未顯始以詩鳴其高出魏晉孟郊獨高出一

等不懈而及於古以及于古人其他浸淫乎漢氏矣

宋玉風賦浸淫谿谿谷李善曰浸淫漸進也從吾游

者李翱張籍又將二其尤也善鳴之三子者之鳴信

善鳴矣孟郊李翱張籍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

國家之盛邪不知天將養其聲之和平以大鳴國家

多鋪叙亦兼有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

鳴其不幸邪抑且困窮其身思自喪其心腸使以鳴

面夫子之徒不幸之鳴○此兩三子者之命則懸乎

天矣以三子之命皆其在上也矣以喜其先達而在

其在下也矣以悲東野之徒不必自悲此二句占

地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時孟郊有若若不憚然者有

為未達而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昌黎言其命

不悅者其憂謝云序因送孟東野作結歸東野本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謝疊山評此篇凡六百二十七字鳴字三十九讀有

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峯疊嶂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息慢無一字塵埃愈

考異諸本善鳴二字善下無鳴字

考異諸本下得有對酌

只此三句收盡前意不懈二字

承接妙且

考異諸本陽縣尉

時郊為深陽縣尉總括盡一篇意樓迂齋曰曲盡文字變態之妙

朝野會載 韓文公送 孟東野序 云物不得 其平則鳴 然其文云 在唐虞時 咎陶禹其 善者而假 言以鳴 假於詔以 鳴伊尹鳴 商周公鳴 周又云天 將和其聲 而使鳴國 家之盛耶 非所謂不 得其平也

本集無前 字 補徂來先 生曰文章 要識體永 叔畫錦堂 序哀窈窕 思賢才毛 傳窈窕幽 間也 關雎窈窕 毛傳又云 幽間窈窕 古文句解 註云不用 本字者婉 而成章窈 窕者素音 之間美貌 謂之娥美 狀謂之窈 美色為麗 美心為窈

李性學評

退之送孟東野序以二鳴字發 許多議論自周禮梓人為筍虛來

趙南塘評

凡有懷而欲吐者皆為不 得其平非必有所憤激也

湯東澗評

此篇謂凡形之于聲者皆不得已於不 已之中又有善不善者焉所謂善者又有

幸不幸之分 則係乎天也

唐荆川評

此篇文字錯綜立論乃爾 奇則筆力固不可則也

茅鹿門評

一鳴字成文乃獨得機軸命世筆力也前 此唯漢書叙蕭何追韓信用數十亡字

錢豐稟評

從許多物許多人奇奇怪怪繁雜說 來無非要顯出孟郊以詩善鳴至于末一

段吁嗟咏嘆有不盡之意 語文之變幻者無過此作

顧迴瀾評

此篇將牽合入天成乃是筆力 神巧與毛穎傳同而雄邁過之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壬戌之秋

宋神宗元 豐五年 七月既望蘇子自謂與客泛舟

遊於赤壁之下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與客 相屬 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詩陳風月出皎兮佼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

前言清風此言月徘徊於斗 出篇張本在此徘徊於斗

牛之間

謂月初出徘徊漸 進于二星之間 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

葦小舟之所如也

往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 也

風列子御風而行

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 而登仙謝云余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光水

而登仙

色與天宇合而為一始知此賦之妙於是飲

酒樂甚扣舷而歌之

歌曰桂棹兮蘭橈前推

酒樂甚

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橈前推

此一段有日漿後推曰棹擊空明今泝流光渺渺今予懷望美人今天

一方楚辭望美人兮南浦謝云秋水清見底月在水平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樂曰

繫逆水而上曰泝謂望同好之君子在天之左客有吹洞簫者無底者倚歌

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音哀細不絕如縷舞幽憂之潛蛟吹簫而潛泣孤舟

之嫋婦嫋婦聞亦泣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乎見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孟德曹操字也是為魏武帝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在鄂州江夏縣西山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周郎名瑜字公瑾孫權功臣之

緣借周瑜事感發首吳人呼為周郎謝云此一段方其破荆州劉琮下

江陵曹公自江陵至赤壁順流而東也舳舻千里舳是船尾舻是船前安插

處首尾相接旌旗蔽空醜酒臨江醜酒即酌酒也今臨安人酌酒亦曰醜酒橫

槳賦詩元稹云曹氏父子鞍馬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謝云有况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客謂與

人樵子于江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蟲名渠略朝生暮死自喻生于天地者甚微眇

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傷已生之不足羨長江之無窮羨長江萬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

不可乎驟得託遺響于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

以元稹語為註于木集八大作於下于悲同

白樂天登靈應臺北望詩臨高始見人乘小對遠方知色界空

補莊子秋水篇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天倉乎

回首却歸
朝市去一
梯米落太
倉中

適本集作
食

即水月天
地見不必
憂念感慨

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此句說水盈虛者如彼而來
 莫消長也。此句說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
 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而又何羨乎。何羨乎彼無窮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
 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
 之明月。應前清風徐來月出東山之句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
 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
 與子之所共適。謝云此一段全學莊子情思客喜而笑洗盃更酌
 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
 既白。赤壁有三唯蒲圻縣西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操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也

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順流東下備求救
 于孫權權將周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議
 以艤艦鬪船載燥荻枯柴先以書遺操詐言欲降時
 東南風正急蓋以十艦著前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
 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大壞石壁皆赤故曰赤壁

謝疊山評

此賦學莊騷無一句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也蕭灑神奇出塵絕俗如雲御風而立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也

茅鹿門評

予嘗謂東坡文章儼也讀此二賦令人有遺世之想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

蘇子得廢圃于東坡而作堂焉號曰雪堂堂以大雪

按蘇長公年譜公年四十七在中為之因畫板將歸于臨皋

公始至黃岡定惠院後遷臨皋亭亭在田事院二

黃州寓居雪于四壁板

將歸于臨皋

注

答叶韻

臨事本就東坡燕雪堂自號東坡居士

如本集八
大作似

提起夜遊之端有頭緒

狀景寫情字字如畫

山高句非

曾中丘壑筆下龍蛇

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
仰見明月容景物顧而樂之行歌想答已而歎曰有

客無酒有酒無散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

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隋唐佳話吳郡獻松

江鱸魚湯帝曰所謂金齋玉脍東南之佳味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

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也於是

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

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

矣補忽發感慨歎天地亦有有限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補巉巖高峻披

蒙茸補蒙茸謂草木叢茂踞虎豹石類虎豹之狀登蚪龍古木有類

者不能措二詞于此

蚪龍者攀而登其上攀栖鵬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冷齋曰馮夷華陰人

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

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蕭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

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

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

俛音俯低也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夢中發問俛而不答嗚呼

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指鶴而言非子

也耶得非汝道士乎道士顧笑予亦敬焉悟闔戶視之既夢而覺闔戶

翅音被鳥翼也編音稿素也漫古點功

俛音俯低也

茅坤云借鶴與道士之夢以證

胸中曠達觀

古今之思

又云蕭瑟

柳子厚鏡

爐步志江

之許凡舟

可步而上

下者曰步

謝疊山云

安之步

下也

不見其處

元豐六年東坡自書此賦後云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

之東節今復州一在齊安郡之步下即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謂江夏之西南

者正曹公所敗之地按三國志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戰則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

虞邵菴評

陸士衡云賦體物而瀏亮坡公前赤壁賦已曲盡其妙後賦尤精於體物如山高月

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未用

呂東萊評

此賦結處用韓文公石鼎序彌明意指鶴為道士亦暗使高道傳青城山徐佐卿化

鶴事以

此也

阿房宮賦

杜牧之

補唐杜牧之名牧君卿孫官僅至刺史其將平也自為墓誌悉取所為文章焚之牧之於

詩情致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子美云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

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於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

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巔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

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山曲也房居也乃舊地名宮成未更名而

毀故天下只云阿房宮

六王畢四海一

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十八年攻魏得魏王十九年得趙王二十一年攻燕

得太子丹之首二十二年攻魏魏王降二十三年虜荆王二十六年攻齊得齊王蜀山兀阿

房出蜀山木盡阿房宮成覆壓二百餘里隔離天日此且言作宮之由也

驪山北構而西折自驪山北結屋直至西面而委曲焉直走咸陽直

咸陽以二川溶溶水盛也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

補真六

切冲入聲

觀堂志林

云人無經

學作文字

便害義理

杜牧作此

賦曰未雲

何龍此誤

以龍見為

真龍也此

是誤使事

直更有害

義理者此

類固多

此節極言

宮中之修

嬪音攢勝

謂宮中大

氣候不齊

貌

和樂相得

更註融融

左傳林堯

說夢

皆如癡人

此註及評

年

左傳桓五

龍見而等

龍見而等

龍見而等

龍見而等

龍見而等

龍見而等

龍見而等

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簷牙尖聳若牙各抱地

勢鉤心鬪角屋中心聚處盤盤焉困困焉盤盤盤環之貌困困

輪困屈蜂房水渦遠望天井如蜂窠直豈不知其幾千

萬落瓦溝之盡盡焉不知幾千長橋臥波自阿房度渭

象天極有長未雲何龍隱居詩話云牧謂龍見而雲

橋臥水波上故用龍以此橋成云未雲而

龍蓋舞雲所以召龍龍者龍星也今未雲何為而龍

言橋之勢如龍耳古本作未雲何龍當以未雲為是

復道行空阿房為閣道自殿直抵南山之巔以

何虹復道之長朱碧相照有若虹之光彩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

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

間而氣候不齊宮入歌唱之時則煖響如春光舞袖

也妃嬪勝嬪自皇后而下次為妃為嬪又以其次則

也王子皇孫公族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以

聲歌夜為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鏡光明之

且光如明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擾擾亂貌鬟髮新

星之在天流漲賦葉脂水也早朝洗脂粉之水入渭河煙斜霧

橫焚椒蘭也焚椒蘭之香其氣騰騰如烟霧橫斜雷霆乍驚宮車過也

官車之聲若若雷霆之驚轉轉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龍輦車聲

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遠視而觀而望幸

焉望秦王之臨幸其宮中也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始皇在位三

其身而不見者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互

得見者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互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其引喻比興曲盡其妙

孫叶韻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過叶之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音孕嬌音

其人或作
其入
足華本作
是
遷迤連接
也

詩唐風泉
水篇白石
粼粼

掠音略
此節極言
官人之奢

修
鑄音撐遷
音里迤音

以又音駝
激切感慨
語尤雄偉

上文叙其

○燕趙韓魏齊楚六國之美
幾世幾年謂自秦孝公以來者取

掠其人倍疊如山積也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間時卷

不能一朝一夕便可輸納遺來于此宮之間者則鼎

鑄玉石金塊珠璣葉擲遷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言

人視寶鼎若鑄然美玉若石嗟乎一人之心秦王

千萬人之心也天下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

之盡鎔錐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

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

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楹多於

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

修此則嘆
息而言其
弊

此節極言
秦以奢侈
自取敗亡
之禍

漢王舉義兵入函谷關也楚人一炬謂項羽以一炬之火而燒之也嗚呼滅六國者六

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

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使秦既併六

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言秦不止誰得

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

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邵二泉評此篇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於楚

歌者矣

君叶韻

此一結尤
含規戒也

一賦之中
其意思悠

長蓋無終
窮其可咏

歌者矣

洪容齋評。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為奇。牧之阿房宮賦。明星熒熒。至所之也。其比興引喻。是其

修然揚。敬之華山賦。又在。其前。敘述尤壯。曰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

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蠶。堦。臺九層。矣。醜。難。往。來。周。東。西。矣。蛟。螭。紛。紛。秦。速。亡。

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俄。而。復。然。立。建。章。矣。小。星。奕。奕。焚。咸。陽。矣。累。粟。祖。龍。藏。

矣。後。又有。李。庚。賦。西。都。云。秦。址。新。矣。漢。址。燕。矣。西。去。一。舍。鞠。為。墟。矣。代。遠。時。移。作。新。

都。矣。其。文。與。意。皆。不。逮。揚。杜。遠。甚。

敬彥休評。收之賦。五十字。唱在入。口。揚敬之賦內之。如。上。數。語。杜。司。徒。佑。李。太。尉。德。裕。常。所。

李 朴評。此賦峻峰激流。景出象外。而筆。房宮賦實模倣揚作也。

送李原歸盤谷序 韓昌黎

異本作皆 不逮杜遠 甚 春臺先生 云自明星 至之也為 五十字

公年三十四作○翻李 愿西平忠武王晟之子

太行之陽有盤谷 盤谷地名在 孟州濟源縣 盤谷之間泉甘而土

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 盤 或人謂環繞兩 山之間如盤焉 或曰是谷也 或云是山 宅幽而勢

阻 宅處幽僻 隱者之所盤旋 隱逸者盤 而勢阻遠 隱者之所盤旋 旋其中 友人李愿居 之 此一節且說盤谷 愿之言曰 此愿人之稱大丈夫

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朝進 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補佐天子 其在外則樹也旗

旌羅也 弓矢武夫前呵 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 其物夾道而疾馳 喜有賞也 怒有刑也 才峻滿前

其物夾道而疾馳 喜有賞也 怒有刑也 才峻滿前

其物夾道而疾馳 喜有賞也 怒有刑也 才峻滿前

其物夾道而疾馳 喜有賞也 怒有刑也 才峻滿前

於考異謂 本朝異本 廟朝異本 作廟堂 畷與俊通

行判澤施句

此言得行

道古今而譽盛德曲盡形容○道古今之尤高入耳而不

其志

煩巧言微中曲眉豐頰眉曲而婉頰豐美清聲而便體清聲清

走僕從之

便可聽體便秀外而惠中外貌秀而充裕中心惠而聰敏飄輕裾飄輕裾長

樂

袖飄然曳其袂其袂粉白黛綠者面白粉列屋而

者他形容

閑居寵愛之姬不事其女妬寵而負時尤曲盡○彼得

許多得意

而恃其所寵愛之姬不事其女妬寵而負時者自負其美爭妍而取憐人之愛極摹寫之妙大

之態

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

類音劫

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此一節說得

樂

窮居而野處盤外高而望遠或作遠望者非坐茂樹以終日

言侍妾之

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如謂被蔽之屬釣於水

此見文公

此祖屈原

非以隱為

鮮可食謂魚鱉之屬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起居不拘

高者

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得美名

此祖屈原

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享至樂

源父辭

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得美名

有他形容

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享至樂

許多閑適

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得美名

之態

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享至樂

篇中一說

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得美名

任者一說

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享至樂

隱者皆有

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得美名

不安于隱

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享至樂

求進不得

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得美名

者之所為

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享至樂

是無著落

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得美名

考異諸本
汚穢作穢
汚穢作穢

切嚙女居

看他形容

許多何候

依權之態

老死而後止者明非丈夫○或有待老其於為人賢

不肖何如也只一句結有神力有含蘊○此其人視如也看他形容三樣態度各是一樣人如身親為之者此狀物之妙宛轉反覆三百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下方是退之自說○此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
與之酒而為之歌曰與李愿以酒而歌揚其美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公圃公或作相考異及將注詳論之盤之阻阻屈誰力子所窈

而深廓其有容其居繚而曲如往而復似前復至其後

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樂之極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德人所居惡獸水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德車飲且食兮壽而

維子之稼 一歌九酒 考異諸本 落 補以稼叶 三字 作可以稼 三字 央考異諸 本作殃 無禍害 且考異諸 本作則

康且一作無不足兮美所望此中所養無所膏吾車今秣吾馬從子于盤兮願從李愿于盤致吾生以

徜徉徜徉猶徘徊也終我生以徘徊其間

蘇東坡評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樓迂齋評節是形容得意人一節是形容閑居人

林次崖評凡送隱者必左任者便缺平正此作盛稱隱者又不說低了仕者議論平正且曲盡世故人情其間又多格言

茅鹿門評通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語此又別是一格而其造語形容處則又鑄六代之長技矣

徂來先生 云古韻可 玩

秣音末 猶音帝 音羊

此評據八 大家即為 茅將注為 樓則非

歸去來辭

陶靖節

補東晉陶靖節名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自南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往南宋元嘉四年卒世號靖節先生
載

來兮共語

憫音細悵音唱

此四句言歸志

實本集及文選作寔搖搖本集及文選作遙遙

歸興依然感慨惻然

歸去來兮由園將蕪胡不歸自斷之辭○蕪謂既自
以心為形役自責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自悔之詞○悟已往之事亦不可諫而方來之事尚可追者謂雖為官今將歸猶以為未遠可早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如入行迷回也謂休官而歸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行而歸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問前路遠近也熹微日欲暮也

應本集及文選作寔

見安分知足

扶若杖名也遊本集及李善本作遐心以本集作心而

言出遊觀

三登九覽

卷之二

三

○此一節述乃瞻衡宇載欣載奔
其歸去之由乃瞻衡宇載欣載奔以下言至家○衡宇宇謂其所居衡門則奔喜而至也僮僕歡迎稚子候門稚小也候門則奔喜而至也三逕就荒松菊猶存言其家故景○昔蔣詡幽居開蕪惟松菊耳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柯樹枝也怡悅也言其枝柯相掩覆以為可樂故悅之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須非廣容膝亦可安也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田園之中日涉亦可安也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遊觀策杖以扶老成佳趣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言雲自然之舉也景翳翳而將暝鳥出於山岫之中自喻心不營事自為縱逸也言鳥景翳翳而將暝故林亦猶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也

第愛嘉樹而盤桓也

註盤桓

于本集及

文選作余

于本集作

於文選作

中車周禮

字面此謂

小車也

本集作胡

為半違違

兮欲何之

春臺先生

云富貴非

吾願一句

非人情之

目影也

指當路故

人謝絕人

事

音條崎嶇

音欺區

有萬物游

觀自得氣

象

樂天知命

之言超然

曠達

既不求仕

又不求仙

駸駸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謂慕其堅貞故歸去來

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何

也悅親戚之情話鄉里故人樂琴書以消憂樂人告辛以

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歸田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

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窈窕深長貌壑澗水也謂

駕車以涉之也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欣欣生意貌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此一節述其歸去之

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張銑曰已矣乎寓形宇內

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富貴非

吾願帝鄉不可期帝鄉儂懷安良辰以孤往或植

杖而耘耔植立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

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淵明樂夫天命無營無

此一節斷盡歸去來辭一篇之旨

朱文公評潛為彭澤縣令時郡守遣督郵至吏自當

鄉里小兒耶即日解印綬歸去遂作此辭

以明其志後以劉裕將移晉祚取事二姓

遂不復仕宋文帝時特徵不至來論靖節徵士

韓子蒼評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即日解印綬去

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

此士既以違已交病又愧後於口服意不

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即去蓋其孝友如此

世人但以此不識於州縣吏為高故以因督

郵而去此去識時委命其意固在矣豈

一督郵能為之法哉躬耕衣食且

猶不耻而耻屈於督郵必不然矣

韓子蒼可謂真獲淵明之心矣

語年以為當時之富貴必有可厭者故曰富貴非吾願而謂非人情之語者非是

蘇東坡評。歐陽公嘗言兩晉無文章獨有此歸去來

怨局覺之病

僧冷齋評。李格非善論文嘗曰陶靖節歸去來辭沛

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此君在兩晉之間初未嘗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辭意超邁如此

李性學評。陶元亮之歸去來有野鶴伴風閑鷗立海

議

李休齋評。詩變而為騷騷變而為辭皆可歌也辭則

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遠焉者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追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蓋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謂洞庭釣天而不濳謂霓裳羽

胡秋宇評。此篇非必有切實用但其寄興高遠韻度

蕭散學者游息之暇諷之詠之可以滌塵襟而生逸思云爾

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七畢

續編嗣出

